

校园毒品预防教育指导

XIAOYUAN DUPIN YUFANG JIAOYU ZHIDAO

1 坎坷销烟路 (上册)

李立秋 邱婧君 花晨曦
向 丽 安 洋 编



南海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商连义 李芝芳 张修华
装帧设计：立日新设计公司

1. 坎坷销烟路（上册）

2. 坎坷销烟路（下册）

3. 揭开毒品神秘的面纱

4. 毒品的危害

5. 毒品预防（上册）

6. 毒品预防（下册）

7. 拯救浸毒的心灵



ISBN 7-5442-3301-4



9 787544 233019 >



校园毒品预防教育指导

坎坷销烟路(上册)

李立秋 邱婧君 花晨曦
向丽 安洋 编

南海出版公司

200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坎坷销烟路. 上册 / 李立秋等编.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5. 12

(校园毒品预防教育指导)

ISBN 7 - 5442 - 3301 - 4

I. 坎... II. 李... III. 禁毒—中国—青少年读物
IV. D669.8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314 号

XIAOYUAN DUPIN YUFANG JIAOYU ZHIDAO

校园毒品预防教育指导(全7册)

编 写	李立秋 邱婧君 花晨曦 向丽 安洋
责任编辑	商连义 李艺芳 张修华
装帧设计	立日新设计制作公司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 5 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i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22.25
字 数	363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442 - 3301 - 4
定 价	53.5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毒品状况	(1)
第一节 从植物到药物	(1)
第二节 从药物到毒品	(5)
第三节 毒品的蔓延	(12)
第二章 中国近代禁毒史	(15)
第一节 葡萄牙人的入侵	(15)
第二节 虎门销烟与鸦片战争	(17)
第三节 禁毒运动	(22)
第三章 新中国禁毒行动	(34)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	(34)
第二节 新时期毒品的死灰复燃与特点	(38)
第三节 毒品犯罪在中国的表现形式	(48)
第四章 中国缉毒猛拳出击	(53)
第一节 中国缉毒的具体措施	(53)
第二节 中国缉毒的法律措施	(54)
第三节 中国的禁毒措施与决心	(57)
第四节 与国际合作	(58)
第五节 中国现阶段取得的成就	(62)

第五章 国际禁毒日、禁毒及禁毒

公约与文件	(66)
第一节 国际禁毒日	(66)
第二节 多种组织	(68)
第三节 禁毒公约与文件	(74)
附 录	(77)

第一章 中国古代毒品状况

第一节 从植物到药物

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对此，邓之诚先生考证道：《冷斋夜话》引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知”。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断肠草即指罂粟花。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诗人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诗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

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即罂粟花。诗中描述了游子在经历艰险



的路途之后,来到平原地带,举目望去,一马平川,赏心悦目,所有的愁绪也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罌粟花里消失了。罌粟花让游子有归家之感、快乐之感。

直到明朝末年,罌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罌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罌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罌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故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罌粟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罌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王礪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罌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罌粟当做治疗赤白泻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罌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 30 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罌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罌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罌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

不消,食菜寡味。柳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如名医朱震亨即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氏的劝告,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元朝时,印度已经盛产鸦片,蒙古人远征印度时,掠取了大量战利品,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

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他写道:“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此时,人们提取了罂粟汁液,阴干成生鸦片,吞服。由于其毒性很大,吞服过量的生鸦片,便会中毒身亡,危险性很大,因此服食生鸦片并不普遍。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 300 斤鸦片。直至



成化年间,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居然能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朝廷明令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

清朝初年,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规定:每进口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清初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约二百余箱(每箱约100斤),这个进口数量表明,鸦片吸食者不是很多。但是,四十余年后,即雍正七年(1729)以后,鸦片进口大量增加,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达四千箱,道光初年达八千余箱,至鸦片战争(1840)前夕,每年进口的鸦片多达四万余箱,约四百万斤了。这时,鸦片已是一种吸食者甚众的毒品了。至此,罂粟已由来自域外的美丽的花朵,演化成害人的毒品。

鸦片进口数量的激剧增长,有着众多的原因,就鸦片本身而言,吸食方法的改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上所述,鸦片最初是作为灵丹妙药进入中国的,有权力享用的人很少。作为药物,是将罂粟的子、壳炒熟,研成粉末,加上蜂蜜,制成蜜丸服用,或者用罂粟子、壳煮水服用。作为滋补品,宋朝时又将罂粟制成“鱼饼”和“佛粥”食用。鱼



饼是将罂粟子洗净磨乳，去渣后煮沸收聚，制成小块，服食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鱼鳞状的小薄块，这种罂粟饼即为鱼饼。佛粥，也是用罂粟子和竹酒煮成。这时，人们只是服用罂粟的子、壳，还没有掌握刺取罂粟毒汁制成鸦片的技术。

第二节 从药物到毒品

如同罂粟由海外传入一样，吸食熟鸦片的方法也是由海外传入的。据记载，在 17 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他们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与烟草混合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或者仅用熟鸦片制成丸子吸食。这种吸食方法很方便，又能品尝到鸦片烟的芬芳香味，很快就流传开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区域，也开始采用吸食法。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吸食法的流行，将鸦片由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由于吸食法方便、易于效仿，使吸食者大大增加，全国每年消费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其次，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自我麻醉、忘却烦恼、产生飘飘欲仙的



感觉,加重了吸食者的成瘾性,从而更加离不开鸦片了。

鸦片烟的危害,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数量甚众,而得以充分的表现。中毒成瘾者一般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国人斥之为“鸦片鬼”。从鸦片战争直至解放,各大城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鸦片鬼。因此,烟毒的危害,通过耳闻目睹,一般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毒品一般分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两种。麻醉品如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吸食后对人体的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服用后就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依赖性,即成瘾。精神药物则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服食后容易产生兴奋和抑制作用,连续使用一段时间后,也能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性,即成瘾。人为什么会对毒品上瘾呢?这个问题已有了科学的解释。即在人类的大脑中,能分泌出一种化学成分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它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幻觉。可以说,人类之有快感其根源在于二羟基苯基丙氨酸的分泌。在人脑中,还有一种成分与吗啡非常相似,这就是内啡肽,它有较强的镇静作用,且有助于大脑中分泌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因此,只要大脑中分泌出这两种化学成分,人们就会感觉到安静、快乐和幻觉,从而十分愉悦。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鸦片等药物服食后异常快乐,便乐于服食,长期反复服食,这就成了吸毒。因为,当人们服食毒品之后,毒品直接进入到了人体,刺激大脑,复制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

咖啡,使吸食者产生莫大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毒品进入人体以后,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增加了血液的供给量,增加了人体的兴奋度和力量,并产生快乐。当毒品药力消失以后,人体内便严重缺乏这类物质,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需吸毒。如此反复下去,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大脑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吸食毒品之人,沉溺于一时的快乐,养成毒瘾,困于毒瘾,无暇他顾,以至于死于毒瘾,自鸦片战争以来,死于毒瘾的鸦片鬼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鸦片作为毒品,相对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而言,其毒性是较低的。但是,对人类和某些动物而言,其成瘾性仍是相当强的。刚开始吸鸦片烟时,会觉得刺喉难挨,但吸上十余口后,即会感到“快乐”,更想吸食,久而久之自然成瘾。因此,在劝人不要吸食大烟的时候,都指出不要尝第一口。一旦吸食了,往往就会上瘾。光绪年间张昌甲指出:凡人初吃烟时,其志个个持定,必曰:“他人心无主宰,以致陷溺其中(指成瘾),我有慧力焉,断不至此!”及至(瘾)将成之际,又易一言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戒力以制之!”迨其后明知不可复返矣,则又曰:“我终有定力以守之,不至沉迷罔觉也!”直至困苦难堪,追悔莫及,方瞿然曰:“一误至此哉!”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张昌甲就是个吸食大烟的人,他在其《烟话》中描述



了他初试鸦片的感觉,写道:“余于烟之初上口时如不胜,然迨十余口后,乃觉其味醇醇,每欲请益。《桂留山房诗》中有云:‘初犹艰涩刺喉,醇而后肆乃贪馋。’足以移此。”但是,十余口后的快乐感觉,使他还想吸食。如此反复三五天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鸦片烟瘾。

张兴智在《从种烟到禁烟的亲见亲闻》指出:“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连续吸食三五天大烟,便可成瘾,并难于革除。”

鸦片烟不仅能使吸食者本人上瘾,而且对于长期处在“鸦片鬼”烟雾之中被动吸食二手烟的人和动物来说,也极易上瘾。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的回忆文章中,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戒烟之难和被动吸烟上瘾的情形。他写道:“我的父母均吸大烟。父亲患多种疾病,医生说如再吸烟必会短寿。他到40多岁时才戒烟,但仅活到50周岁就病故了,母亲在医院戒烟时受了不少苦,初戒时不思饮食,呻吟床榻,日夜不能入睡,甚至腿足倚墙形同倒立,呼喊难过大汗淋漓……

“不仅吸大烟者容易上瘾,而且常闻烟的人也能上瘾。我的妻子因经常为老母烧大烟,后来发觉周身无力,困倦没有精神,有时还连打哈欠。

“更奇怪的是不光人能闻烟上瘾,动物久在大烟室中也可上瘾。家里的一只黄鸟,屋中无人吸大烟时,把头藏在翅下呈睡眠状,但当吸烟喷出烟雾之际,小鸟把头伸



出,鼓动双翅,抖撒羽毛,在笼中飞动跳跃,双爪立于笼架上开始鸣叫。纸顶棚内的老鼠也活跃起来,在顶棚内来往狂奔呼呼作响。”

李希贤在《旧社会河套地区鸦片烟害》一文中,也指出了老鼠、百灵鸟被动染上鸦片烟瘾的情形。他指出:“鸦片烟毒之为害,不仅祸殃及人类,就连周围的小动物染上烟瘾也会死亡。有一户人家,房顶有鼠洞,老鼠嗅闻鸦片烟气,日久上瘾。当房主人外出一个时期回来,发现老鼠死了,掉下地来。另有一户人家,饲养一只百灵鸟,每当晚上主人吸烟,鸦片烟气满屋时,百灵鸟才在笼中欢蹦乱跳地鸣唱。后来主人没有烟吸了,百灵鸟也死了。”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吸食鸦片烟,那么腹中的胎儿也会中毒染上毒瘾。袁简之在《鸦片在鄂西的泛滥》一文中指出:“有鸦片瘾的妇女,怀孕期间,胎儿在腹中受毒也有瘾,出生后每天要哺喷鸦片烟雾,不然则啼哭不止。”

烟毒,准确地说是吸食大烟之人喷出的烟毒废气,可见烟毒的成瘾性之强烈,其危害程度之深重。

罗从修在《自贡“烟王”》中,记述了自贡“烟王”刘圣瞻的成瘾、戒瘾以及复吸的经过。1926年,刘圣瞻路过一家“吮香烟室”,门帘上写有“闻香下马”,“他见后决定进去看看究竟。初试后果然异香扑鼻,其臭如兰,于是尽兴而归,感觉精神百倍。”从此,他就成了烟馆的常客,成了一个十足的鸦片鬼,不久后又在自家私设烟具,卧榻

逍遥。但是被母亲发现后,“烟灯烟枪,全部捣乱,烟膏交出,命书童监视,不许出门,闭户读书”。这样一来,刘圣瞻可尝到了戒烟的滋味。“足不出户还不在于,那腰酸背痛,哈欠连天,涕泪交流,头昏目眩,口干舌燥,吃又吃不得,睡又睡不得,终日昏昏,天旋地转的境况”,让他生不如死。在母亲的严厉监管之下,他苦苦熬过了一个月,戒烟成功,算是脱离了苦海。但是,“戒后不多久,老瘾复发”,刘圣瞻又一次坠入烟雾中,从此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形象地道出了大烟的危害。此外鸦片烟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云南德宏有这样的说法:“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先是家破人亡,进而流离失所;有的人开始铤而走险,危害社会。

鸦片烟的危害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了,而比鸦片毒性更强的吗啡、海洛因对吸食者的危害更是让人不可想象。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一文中指出:“‘白面’(即海洛因)之毒害甚于大烟,凡染上白面瘾,家业败得快,人也死得快。吸食‘白面’方法简便,一小包‘白面’仅需一角钱,可吸好几次,与大烟相比要便宜一些,因此一些吸大烟的人便改吸‘白面’(按:吸食海洛因药力更强,故常

吸食鸦片的人为增加刺激,往往改吸食毒品)。“白面”吸后口中干渴,想饮用清凉之物,但喝下汽水后立即犯瘾,仍须再吸。如此反复自然花费增加,故倾家荡产和早亡丧命者大有人在。”

不久,又发明了体内注射毒品的方法,即把“白面”用蒸馏水溶解成液体,用注射器注入体内,这种方法较吸要过瘾,但同时也加大了对人体的毒害。凡注入“白面水”的地方只能扎一次,再在原处扎针头就扎不进去了。所以用不了多久遍体全是针眼,甚至连头皮和手脚指甲缝都扎了,最后无处可扎因毒瘾发作而死。30年代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王文源,他的妹妹是个女票友,20多岁,年轻貌美。她染上烟瘾后,先吸后扎,后因毒瘾加深,卧倒在(北京)地安门外白米斜街水窑胡同的“白面房”中,不能自行回家。在她毒瘾发作时,流氓无赖给她一小包“白面”,即可同她睡一次。后来奄奄一息的她被高丽浪人撵出门外,死于什刹海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在抚顺千金寨矿区,开有多家吗啡馆,出售吗啡和海洛因,造成了一大批吸毒者。“长期吸毒成瘾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形同行尸走肉。他们一日不吃不喝尚可,却不能不扎不抽。中毒越深,犯瘾越频繁,直到无可救药。这些人到后来都熬不过数九隆冬。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毒瘾又发作,大多数人被活活折磨致死。有的